

楔子

某個春天早上，偏僻鄉野，一畝畝稻田中的綠色稻子迎風搖，田埂旁的老樹下，佇立著一座小小的土地公廟。

一名七歲小女孩，穿著白襯衫、藍色吊帶百褶裙，揹著書包，蹲在土地公廟前，雙手合十，喃喃祈禱，「土地公公，請您吃我最愛吃的鳳片龜，保佑我平平安安，今天不要再遇到倒楣事……」說完，她站起身，打算去學校上課。

儘管學校距離住家有一大段距離，但村子裡的孩童都是自己走路上學，從她家到學校的途中繞一點路就會經過這座小小的土地公廟，只要家裡要拜拜，母親就會買她愛吃的鳳片龜，她會先留一、兩片起來，在去學校前，拿來這裡獻給土地公公，祈求土地公公減少她的霉運。

這時，小女孩聽到不遠處的一叢竹子那兒傳來窸窣聲響，她以為是風吹的關係，本不以為意，卻又隱隱聽到不明的低鳴聲。

她好奇地走過去，繞到那叢竹子後方，意外在半人高的雜草堆中看見一只大型木箱。「這裡怎麼會有大木箱？」她又聽到從裡頭傳出不明的低悶鳴叫聲。

這個大木箱比她個頭高，她想到村裡有人養狼犬，住的狗籠也是又大又高。

她小心翼翼地走到大木箱前探看，四面以木板封住，完全看不到門，僅有一道小小細縫，裡面看起來黑幽幽一片。

「嗚……」裡頭又傳來低鳴，聽起來有些憂傷，有些驚恐。

「大狗狗別怕，是不是換了新家，還是換了新主人？肚子會餓嗎？我把我最愛吃的鳳片龜分給你。」小女孩貼著約兩公分細縫，望著裡面蜷縮在一角的黑影，輕聲細語安撫著。「別怕，別哭，這個給你吃，我跟土地公公都很喜歡喔！」她將鳳片龜從細縫塞進大木箱裡。「我上學要遲到了，明天再來看你喔！」

她隨即笑咪咪的朝裡面的黑影揮揮手，轉身離去。

大木箱內，置身黑暗中，一雙黑眸望著細縫外那被日光映照著的小小臉蛋，一雙圓圓大眼，純淨明亮。

第1章

四月四日星期四，天氣晴。

午後四點，鄉村一片靜謐，放眼望去，一片片綠油油秧苗迎風搖曳，稻田兩旁綿延的鄉間小路上，一隻黑狗閒適地趴著，睡得沉穩，旁邊電線桿上方，一隻烏鵲停駐在電線上良久，不遠處，一群鴨子在田間覓食蟲子。

鄉間小路的那一頭，一名約莫二十三、四的年輕女孩，穿著淺色T恤搭五分休閒褲，揹著一只橘黑色背包，腳踩白布鞋，甩著馬尾，相貌一般，模樣樸實，踩著老舊的腳踏車，緩緩前行。

遠遠彼端，一輛黑色賓士轎車行駛在與這條鄉間小路相鄰的聯外產業道路上。不一會兒，轎車彎進這條不及三米寬的綿長鄉間小路，筆直前行。

這方，女孩一雙腳踩著久未上油的老舊腳踏車，鏈條與輪軸轉動間，發出喀喀喀的聲響，她輕皺起眉頭，想著等一下可能會掉鏈，她免不了又得牽著車用走的了。

這時，停在電線上的那隻烏鵲忽地振翅朝她飛來，她倏地啟動「雷達」，訓練有

素的探手向車籃，抽起自動長傘，按下開關撐開傘面。

咚的一聲輕響，一坨烏鴉屎準確落在她頭頂的傘面上。

臭烏鴉，想對我放屎，沒那麼簡單！

無論晴天、陰天，只要出門，她一定會帶傘，即使出門時豔陽高照，氣象報告也說降雨機率是零，可是只要她沒帶傘，一定變成一隻落湯雞回家；而且隨身帶傘也能自保，替她擋掉一些無妄之災。

正當她得意洋洋之際，由於只剩左手握著腳踏車把手，車輪輾到一塊石頭，忽地重心不穩，車身往旁邊晃去，眼看就要栽進一旁的灌溉水溝，她急忙收傘，右手抓上把手要轉正龍頭，不料反倒使得整臺車左右搖晃，一不小心，腳踏車前輪壓到躺在路旁熟睡的黑狗尾巴末端。

黑狗驚嚇彈跳起來，汪汪汪地朝她吠叫，齜牙咧嘴地朝她追來，她慌忙急踩踏板，搖搖晃晃地向前加速蛇行。

黑狗轉而往旁邊稻田衝去，驚嚇到田間一群正在覓食的鴨子，頃刻間，二、三十隻鴨子倉皇拍著翅膀，飛跳著四散。

一輛從田間小路緩緩駛出的鐵牛車，駕駛的阿伯被突然飛跳來的鴨群驚嚇，一隻鴨子適巧擋住他的視線，他沒能看見前方橫向而來的腳踏車，便撞了上去。

砰的一聲，女孩呈拋物線被拋上半空，緊接著砰的更大一聲，撞得她腦袋轟然乍響。

她的身子不是被重摔在柏油路面上，而是落在一部黑色進口車上，她的臉歪扭的貼著汽車的前方擋風玻璃，一雙手掌也貼在玻璃上，身子則是趴在引擎蓋上。

她覺得全身一陣劇烈痛麻，接著她看見擋風玻璃出現蜘蛛網狀裂痕，她張大眼，瞅著迅速擴大的蜘蛛網狀裂痕，空白腦袋倏地浮現出許多畫面，那是她倒楣人生的走馬燈……

唉……她滿心怨念，萬分不甘地重重嘆了口氣，兩眼一閉。

坐在賓士轎車後座西裝筆挺的男人，瞠眸一駭。

他正低頭專注地用手機處理公事，未料原本穩穩行駛的車子忽地緊急煞車，他的身體猛地向前一傾，右手直覺撐住前方椅背，才要問開車的祕書發生了什麼事，卻驚見擋風玻璃上貼著一個臉歪嘴斜的年輕女子，而防彈玻璃竟出現裂痕，隨即對方便好似昏了過去。

他連忙推開車門，下車察看……

梅梅韻，打出生就霉運不斷。

她出生那日是颱風天，風雨交加，產房大停電，梅母在黑暗中陣痛了整整一夜，直到早晨，好不容易才將她生出來。

她一出生，沒有哭泣，護士倒抓著她的雙腳，拍她的屁股，她這才哇的一聲吐了護士滿臉胎水，之後哭聲響徹雲霄，完全停不下來，甚至帶動婦產科診所內幾名新生兒跟著號啕大哭不止。

她不只在醫院時一直在哭，梅母帶她出院後，她仍是一天到晚哭，直到外婆抱她，安哄她良久，她才終於停止。

聽說，那間婦產科診所的醫護人員在她出院後，集體食物中毒，住院產婦及新生兒全被轉診，之後整整兩個月，那間婦產科診所沒有半名產婦報到。

梅梅韻三天兩頭小病不斷，母親帶她去醫院看診，她的病很快就康復，但聽說與她同時去看診的嬰兒，原本只是小病，卻都轉為重症，往往要治療個把月才會好。她三歲時，弟弟出生，她開心想抱起襁褓中的弟弟，不小心害他撞到，小手骨折，她傷心害怕的哭了，父母也不忍責備她，但之後只要她接近弟弟，一摸到他就會害他出事。

她感冒，弟弟也感冒，她痊癒，弟弟還在反覆發燒；她腸胃出狀況，弟弟也跟著上吐下瀉，她很快痊癒，食慾大好，弟弟還是虛弱無力，吃不下任何食物。

她長得愈來愈健康強壯，弟弟卻變得體弱多病，不想迷信的父母，也不得不聽信算命師所言，要她與弟弟保持距離，以免她一再帶給弟弟災病。

除了弟弟，她父母在她出生後，也是一再遭逢不順遂，但畢竟是親生女兒，除了要求她盡量別碰觸弟弟，對她仍是很關愛。

她不僅命格帶衰星，自己霉運不斷，連帶也會把衰運帶給身邊的人，旁人甚至會因此發生更大的意外，尤其想傷害她的人，不管是有意無意，都會得到淒慘下場。幼稚園時，一小男孩跟她發生爭吵，動手想要推她，自己反倒無端跌個狗吃屎，撞斷兩顆門牙，之後，男孩的父母替小小心靈受創的他，轉學到另一所幼稚園。國小三年級，她月考吊車尾，被自然科老師用藤條打了手掌幾下，那時體罰還是允許的，不料隔天老師重感冒，請假三天。

國小五年級，她因故被級任導師罰站在走廊提水桶，下課後級任導師莫名其妙摔下樓梯，鼻青臉腫。

國二時，她向暗戀一學期的班長告白被拒絕，之後班長在吃午餐時，被貢丸噎到，差點窒息。

國中基測，她發燒又拉肚子，原本成績已經不怎麼理想，這下子更是考得一塌糊塗，考上的學校比預期的更差。

高二時，她向暗戀一年的籃球隊學長告白被拒絕，對方在下課返家途中，發生車禍意外，摔斷腿，直到畢業都無法再打籃球。

大學學測，她的身體又突然不舒服，還跑錯考場、忘了帶准考證，她哭紅眼拜託警察伯伯載她去考場，雖然順利趕上進入教室，腦袋卻空白一片，接下來考的各科成績一片慘烈，父母不希望她重考，她勉強上了一所三流大學。

儘管考運、時運不佳，她依然用功努力學習；即使出門經常遇到衰事、禍事，她仍勇敢面對每一天，認真努力過活。

大學畢業後，接著是一連串求職碰壁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，才上班沒多久，不是公司無預警倒閉，就是經營困頓而裁員。

她轉而從事餐飲服務業，狀況依然淒慘，餐廳失火、被客人投訴而暫時歇業等等，她一年換了七、八個工作，沒有一個工作能安然做滿兩個月，就連租房子也總會

發生意外，平均一年要搬四、五次家。

儘管一生霉運相伴，三天兩頭大小意外不斷，還讓身邊的人逐漸遠離，她無形中被孤立，她卻從未怨天尤人，依然樂觀堅強。

不久前，她才剛歷經一場車禍，還好只受了輕傷，但是這一次，她肯定無法這麼幸運。

她，梅梅韻，享年二十三歲又十個月零四天，正值芳華，她還沒談過戀愛，沒好好享受過人生，沒過過一天幸運日子，她仍堅強努力地活到今天，沒想到老天爺還是要收回她這條小命。

短短時間，她腦海播放完一生的走馬燈，意識飄飄然，以為要飛往陰曹地府，忽地，一道閃光出現，她就算閉著眼都能感覺到那光亮，腦袋又是一陣嗡嗡作響。她不禁緩緩地張開眼睛，倏地一詫。

眼前是一張陌生的男人臉孔，五官英挺、氣質冷峻，身穿一襲鐵灰色西裝，正彎低身子探向她。

「妳……還好嗎？」男人一雙劍眉微微蹙攏，冷冷地問道。

「呃？我……」梅梅韻眨眨眼，再眨眨眼，渙散的思緒漸漸集中起來。

「小ㄚ～，妳嗰要緊某？是不是要叫救護車？」開著鐵牛車撞到她的阿伯，在驚嚇失神過後，連忙過來探看，語氣緊張。

她這才緩緩撐起上半身，從引擎蓋滑下來，她雙腳落地，站直身體，甩甩手，再甩甩腳，竟然完全不痛了！

「我……沒事。」她向前後一年輕、一年老的男人說道。

下一瞬，她卻覺得非常不對勁，剛才的撞擊力道這麼大，她不可能安然無恙，那只有一種可能……有人代她擋去劫難！

「阿伯，你有受傷嗎？」梅梅韻先問年約六旬的阿伯，神色惶惶打量對方，見阿伯搖搖頭，她立刻轉頭看向英俊男人，「先生沒受傷吧？」

男人感到奇怪，應該重傷的她，竟然一副沒事的樣子。

「我沒事，但妳不可能沒事，我帶妳去醫院做個檢查。」他聲音依然冷然，俊容無波，內心卻有些不放心。

他沒忘記前一刻驚見她腦袋瓜重擊擋風玻璃、造成防彈玻璃出現裂痕的恐怖景象，萬一她乍看無恙，實則已顱內出血，恐有生命之危，他可不想背個意外過失致死罪。

雖說車不是他開的，但他責無旁貸。

梅梅韻搖搖頭，再次強調，「我沒事，但不可能都沒人有事……」她轉頭看看左右，總會有路人被嚴重波及才是。「啊——」她忽地驚喊，抬手指向擋風玻璃後的駕駛座，「不好了！撞死人了！」

她臉色發白，匆匆繞過車頭，來到駕駛座旁，車裡坐著一身形微胖的中年男子。年輕男人這才注意到他的祕書竟昏迷在駕駛座上，且頭撞向一旁的車窗玻璃，額頭滲出一片殷紅血漬。

男人正想拉開車門察看祕書的傷勢，梅梅韻搶先一步拉開車門——

她拍拍對方臉頰，輕輕搖晃對方的肩頭，害怕得聲音都哽咽了，「大叔！大叔！醒醒，不能死呀！」

雖然她很感謝老天爺饒過她一命，卻不願意害別人成為替死鬼。

她探對方鼻息，又摸摸他胸口，還有心跳，她頓時鬆了口氣，隨即拍拍身後的年輕男人，催促道：「他還有呼吸，還沒死，快，送他去醫院！」

男人不明白她為何如此驚慌焦慮，彷彿受傷的祕書是她的親人。「妳認識他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梅梅韻一臉驚惶的再次催促，「快打電話叫救護車！」

男人一臉淡定地掏出手機撥打，「這裡發生車禍，有人受傷，地點是……」

他正要問她這裡是哪裡，她已經一把搶過他的手機，向對方報出一長串路標。

男人因她這樣的舉動有些不悅，伸手要將手機拿回來，她卻背過身去，堅持跟警察說完話，才將手機還給他。

「這鎮上唯一一部救護車在出勤，等車子返回，再過來這裡，要花不少時間，若是延誤就醫就糟了，我看還是我們送他去醫院吧，你開車。」梅梅韻轉而對年輕男人命令道。

男人長眸一瞇，悶聲道：「等救護車，傷患不能任意搬動。」這可是常識，她不會不懂吧？

「肖年ㄟ，這裡救護車不好等，你有車，自己載比較快啦！」阿伯也附和道。

梅梅韻看著陷入昏迷的大叔，確實不好莽撞搬動，她又朝四周看了看，思忖一番後問道：「阿伯，你這帆布跟竹竿能借我用嗎？」她走近鐵牛車，上面有摺疊好的藍白塑膠帆布、幾根長竹竿、鐮刀及塑膠繩等農具。

「可以是可以，啊妳要做什麼？」阿伯納悶的問道。

男人也是一臉不解地望著她。

就見她拿起鐮刀，將一支長竹竿砍成兩段，將藍白塑膠帆布摺疊為雙層長方型，又從她的背包拿出小刀在帆布兩邊挖幾個小洞，接著穿過塑膠繩，兩邊牢牢綁上竹竿，沒幾分鐘就做出一個簡易擔架。

「你來幫忙，將大叔小心扶上擔架，先搬到後座，再載他去醫院。」她再度指使年輕男人一起行動。

男人因她臨機應變做出簡易擔架，心生一抹佩服，雖然一直被她指揮讓他不是很高興，不過現在救人第一，在特殊情況下也只能這麼做了。

阿伯也跟著幫忙，終於將那秘書抬到後座。

年輕男人隨即坐上駕駛座，梅梅韻也拉開副駕駛座的車門，坐進車內。

她先轉頭看著躺在後座、額頭流血昏迷的大叔，雙手合十，閉上眼，喃喃祈禱，

「拜託菩薩保佑、媽祖娘娘保佑、土地公公保佑……別讓大叔死翹翹，大傷化小，小傷化無，度過劫難……阿彌陀佛……」

男人瞟她一眼，眉頭一皺，冷冷地道：「讓妳上車是要妳指路，不是要妳替他超渡。」

「呸呸呸！你怎麼可以咒詛大叔死翹翹？」梅梅韻張開眼，不滿的瞪他。

這種時候最怕不好的氣場跑來，萬一有人咒詛大叔，他很可能就真的一命嗚呼了。

「妳再不報路，延誤送醫，才會害他死翹翹。」男人朝她翻個白眼，沒好氣地說完，隨即按下車內導航系統，打算自行找路。「妳下車。」不需要這個囉唆的女人同行了。

「這裡用導航沒用，它不是把你帶去田裡，就是報你走進無法迴轉的死路，進退不得。」梅梅韻伸手要將導航系統關掉，卻按錯鍵，發出嘶的一聲怪響，嚇了她一跳，她擔心的看向他。

男人不以為意，關掉導航系統。

「這條路一直走，看到一棵老榕樹後再左轉。」她手指著前方筆直的鄉間小路交代道。

男人隨即將油門一踩到底。

「啊！慢、慢點……開太快了！」突然疾駛，梅梅韻驚呼一聲，眼看時速表速度要飆破一百了，她的右手緊緊抓著車門上方把手。

年輕男人稍稍放慢了車速。

她又嚷嚷個不停，「還是太快了，再慢一點，小心，左前方有水窪……」

男人不再理會她，也無意再放慢車速。

「雖然送患者就醫分秒必爭，但更要以安全為重，也要避免搖晃，免得令患者不舒服，甚至加重他的傷勢……小心，前面一百公尺路中央有個石塊，要閃過……還有，右前方有窟窿，放慢車速……」梅梅韻一雙眼盯著路況，叨叨提醒著。

「我沒瞎，自己會看路，妳給我閉嘴！」男人不耐煩地斥道，他生平最討厭聒噪的女人。「給妳兩個選擇，立刻推開車門下車，要不就少廢話，必要時再開口指路。」

見他的表情不是很好看，她撇撇嘴，輕聲嘟囔道：「我如果下車，你真的找不到鎮上唯一的醫院，而且我也要確認大叔沒事……」

「從現在開始，除了指路，別再多說一個字。」男人悶聲警告。

車子一轉離原本筆直的田間道路，接下來便是一路迂迴曲折，路愈來愈狹窄蜿蜒，經過九彎十八拐，才終於到達鎮上。

若沒有身為當地人的她指路，他還真的找不到這裡，只不過……

「那裡是醫院？」男人一臉狐疑，懷疑她報錯地方了。

「這是鎮上唯一的一間醫院，我小時候都來這裡看病。」梅梅韻說得肯定。

「車子進不去了，有沒有別條路？」

前方街道狹窄，兩旁還有不少攤販，甚至有菜販將蔬菜直接擺在地上販售，機車通行沒問題，一般小型房車勉強也能過去，但他這部車身加大的賓士絕對進不了。

「沒有，車子就暫停在這裡，我跟你將患者抬過去，沒多遠的。」梅梅韻轉頭看向後座昏迷的大叔，再一次指示道。

「我抬他？」男人一怔，不是應該請醫護人員來比較妥當嗎？

「是我們一起抬。」梅梅韻重申道，他一個人可無法抬擔架。「快點，人命關天！」她先下車，拉開後座車門，拿出擔架，要再將患者移到擔架上，帶往前方醫院。男人也跟著下了車，他看向四周，不知何時圍過來不少人，清一色都是婆婆媽媽，

在那裡指指點點的——

「哇塞！進口『黑豆車』欸！第一次看到這麼大臺！」

「大帥哥，車子開不進去啦！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蝦米？車禍受傷昏迷！那快點，抬過去，找醫師急救！」

賣菜、賣水果的婆婆媽媽，聽到梅梅韻轉述事件，也連忙催促男人。

在一片嘈雜聲中，男人沉著臉，抬起了擔架。

「走快點！大家讓讓！」梅梅韻走在後頭，催促走在前面的男人快一點。

男人滿心不悅，抱怨道：「妳到底有沒有出力？」

她要求個頭高、力氣大的他抬前半部，而她負責後半部，但他感覺擔架的重量全落在他雙臂上。

不一會兒，他汗流浹背，氣喘吁吁，將祕書抬到了醫院門口。

說是醫院，近看更只是間不起眼的小診所，門外的招牌破舊歪斜，搖搖欲墜，沒完全拉上的鐵捲門可見鏽跡斑斑。

進去之後，兩人先將擔架輕輕放到一張長木椅上，梅梅韻奇怪的左看右看，「平常這裡都擠滿病患，怎麼今天沒人？」她朝走道那頭喊道：「有人在嗎？醫師伯伯、護士小姐？有急診！」

「抱歉，現在休診，醫師不在。」一名年約四十的中年護士緩緩走出來。她正打算將鐵門拉下，掛上休診牌子。

「醫師伯伯去哪裡了？什麼時候會回來？這位大叔撞傷頭昏迷，可能很嚴重……」一聽到唯一的老醫師不在，梅梅韻更心急了。

「剛才接到電話，醫師的孫子騎腳踏車『犁田』，小腿擦傷，醫師很擔心，趕過去看看，最快也要一、兩個小時才會回來，你們還是趕緊送患者去大醫院比較保險。」護士見患者額頭流血昏迷，擔心地建議。

「去別的醫院得再花上一個多小時的車程……」梅梅韻想了想，又朝著坐在椅子上拭汗喘氣的男人命令道：「快！把大叔再抬起來，去別家醫院！」

「什麼？」男人感到難以置信。

「快點，等醫師回來的時間就可以到另一間大醫院了。」

梅梅韻忙要再彎身抬起擔架後半部，但因為大叔的右小腿落在擔架邊緣，她先將他的小腿挪回擔架上，接著雙手便抬高擔架，她以為男人會過來同時將前半部一起抬起，沒想到兩人完全沒默契，有了時間差，於是叩的一聲，大叔的頭一歪，撞向了牆。

「啊！」她驚嚇一跳，連忙放下擔架，伸手要揉揉大叔的頭，卻又急忙縮回手，一臉歉疚地道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大叔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該碰你的，害你又撞一次，你可別腦袋更開花啊！」

「嗚……」昏迷將近半小時、年逾五十五的董重賢眉頭一攏，緩緩撐開沉重的眼皮，先看見站在一旁的年輕上司，腦中閃過一幕車禍意外，擔心地問道：「執行長……你沒事吧？」

男人還沒回答，梅梅韻便急忙關切道：「大叔，你醒了！謝天謝地，菩薩媽祖土

地公保佑，幸好你沒有就此昏迷不醒。」她雙手合十，趕緊拜謝天地各路神明。雖然仍不確定他的傷勢如何，但至少人醒了，還開口說話了，應該沒有立即的生命危險。

「這位小姐是……」董重賢轉頭，看著一臉焦慮的年輕女孩，面露困惑。

第2章

梅梅韻揹著橘黑色背包，走在熙來攘往的大都會人行道上，兩旁高樓林立，四線道大馬路上，車水馬龍。

她回想著昨天發生的事，仍舊感到納悶不解。「不可能沒事呀……那麼嚴重的事故，那個人還說擋風玻璃是防彈的，都能被我撞出裂痕，我卻毫髮無損，一定有人被我牽連，替我擋死劫……」

她回花蓮外婆老家，除了探望大舅媽，也是為了替外婆掃墓，她往往會和家人錯開掃墓時間，逕自前往。

昨天，發生車禍事故，她焦急地指示那個男人開車載受傷的大叔到鎮上唯一一間醫院，不料醫師不在，之後大叔雖然清醒了，表示無大礙，但那眼神冷冷的男人仍然強調要去大醫院做詳細的檢查，不僅如此，那男人還要求她也一起去檢查，他懷疑她表面上看起來沒事，說不定有哪裡內出血。

檢查結果，她確實毫髮無傷，而她以為受重傷的司機大叔，竟然只有額頭的皮肉外傷，傷口連縫合都不用，她覺得好驚奇。

確定兩人的身體都沒問題後，長相俊帥冷酷的男人頻頻看錶，顯得不耐煩，要求司機去開車，他們要趕回臺北。

司機大叔給了她一張名片和一張千元鈔，有些抱歉地要她搭計程車回去，之後若她身體出現什麼車禍後遺症，可以打電話找他索償醫藥費。

對方的好意，她不好意思接受，推還千元鈔，表示搭公車回去就行了，司機大叔卻說天色暗了，她早點回家比較安全，勸她搭計程車比較快。

兩人推託間，俊帥高挑的男人截走那張千元鈔，又從自己的皮夾再掏出一張千元鈔，拉起她的手，塞進她掌心，悶聲命令道：「現在，立刻，坐計程車離開。」接著他轉頭對中年男人命令道：「董祕書，開車，我們回去了。」他一分鐘都不想再浪費。

她之後看了手中名片，才得知那位大叔原來是執行長的隨行祕書，公司名稱看起來也很了不起，沒想到那個看起來不到三十歲的年輕男人居然是執行長。

不過他們是什麼人、有多了不起，都不是重點，重點是，昨天那起車禍事故，為什麼只有一個人輕傷就收場？

上個月她騎車經過十字路口，被一輛闖紅燈的汽車撞到，她摔飛出去，幸運的只有膝蓋擦傷，但另一部被波及的機車，騎士手腳骨折，至今還躺在醫院。

她每每發生意外，若事故足以令她受到嚴重傷害，卻奇蹟的只有小傷，往往會有旁人受重傷，儼然就是她將霉運轉移到對方身上，對方代替她承受更大的劫難。老實說，每次這樣的情形發生她都很自責，反倒寧願自己受傷。

她之所以一個人獨立生活，也是因為她的霉運一再給家人帶來災禍，她不敢也不能與家人太親近，頂多偶爾回家看看。

昨天，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車禍撞擊力，比上個月那起意外更加倍，按照以往的經驗，她若只是受了點小傷，旁人受的傷絕對更嚴重，要嘛斷手斷腳，要嘛嚴重腦震盪，甚至可能顱內出血，需要動手術。

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她和旁人都逃過這次劫難，真的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？

「小姐，小姐！」

正當她努力思索時，忽地聽到旁邊有人叫喚，她轉頭，循聲望去，路旁一棵行道樹下，坐著一位包著頭巾的阿婆。

「阿婆，妳在叫我嗎？」梅梅韻朝自己比了比。

「對，就是妳。小姐，過來一下，要不要算命？」阿婆朝她笑呵呵地招招手。

「不用了，謝謝。」梅梅韻扯了下嘴角，禮貌謝絕。

打從出生到現在，她已經算過太多次命，結果都一樣——一生衰運不斷。

「妳印堂發黑，要改運喔！」阿婆一臉正色地道。

梅梅韻不以為然，應該說，每個算命師看到她，都跟她說要改運，父母因此花了不少錢，但她的衰運還是沒有半點改善。

她早就看破了，也認命了，但這並不代表她對命運低頭妥協，自暴自棄，她始終記得外婆的叮嚀教誨，不管運勢如何，每天都要認真努力、腳踏實地過活，要抱持積極正向的能量，才不會被更壞的氣場拉著走。

「阿婆不是要騙妳花大錢，我告訴妳，妳要遇到貴人了，要改運了！」阿婆逕自又道。

「貴人？」梅梅韻一聽，雙腳不自覺地往阿婆那兒走了過去，「我會遇到貴人？」

「對！很快就會遇到，那個貴人可以幫助妳，扭轉妳的噩運，妳待在他身邊就可以避掉災難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平安順遂。」阿婆一股腦兒地說道。

阿婆要她伸出手，看她的掌紋，替她更仔細掐算。

梅梅韻原本不太相信阿婆說的話，但是一想到昨天的車禍意外，她也覺得挺神奇的，便伸出了手。

阿婆斷言道：「妳會找到工作，在這裡最高的一棟大樓會遇到機會，遇到命中注定的貴人……」

梅梅韻聽完，更吃驚了，阿婆竟然知道她正在找工作，還說她很快就能找到工作！

這是第一次她算命後精神抖擩，充滿幹勁。

以往算命師總告訴她灰暗的結果，要她花錢改運，改名字換命運。

她的名字是父親為替她改運而取的，她可不會再隨意改名，更不想再把辛苦錢送給信口開河的算命師，所以她已經很久不算命了。

然而這一次，她不由得相信這位阿婆所言，她向阿婆頻頻道謝，掏出皮包裡僅有的兩百元要付算命費。

阿婆不嫌少，面容慈祥，笑呵呵地收下，並祝她好運。

梅梅韻朝前方繼續步行，並仰高頭觀察附近最高的大樓，藉此尋找工作機會及命

中最重要的貴人。

約莫十分鐘，她經過一棟商業大樓，看見一名穿制服的男員工步出大門，在玻璃門上貼了一張徵人啟示，她馬上湊上前看——徵的是業務，限男性。

「請問，一定要是男性嗎？是從事什麼業務？」她積極詢問，不願錯過任何機會。她投了不少履歷，卻都沒有回應，這才想著出門到各商業大樓看看有沒有應徵機會，她什麼工作都願意嘗試，當然啦，那種要求高學歷、具備相關經歷或主管階級的，她能力不足，只能略過。

「只缺男性。」男員工回道。

「喔，那請問這棟大樓還有其他公司缺人嗎？」梅梅韻不死心地又問。

「不清楚。」男員工態度冷淡，隨即轉身走了回去。

她不氣餒，決定進入這棟商業大樓向櫃檯警衛探問。

「這不是梅小姐嗎？」

身後，一道有些熟悉的男音傳來，她轉頭一看，驚愕又驚喜。「司機大叔，不，祕書大叔，你的傷還好嗎？」她指指對方額頭貼著的紗布，非常意外會在這裡跟他巧遇。

「沒事，只是一點小傷，不用在意。」董重賢不以為意，反過來安慰她。

昨天他清醒後，她頻頻向他道歉，還強調是她害他受傷，他是代她受過的，無論他怎麼安撫她，她都相當自責。

「妳怎麼在這裡？妳也住臺北？來找工作的？」董重賢問道。

方才他就覺得這個嬌小身影有些眼熟，不由得走過來確認，他覺得和這小丫頭挺有緣的，且她的年齡身形的確和他女兒差不多，讓他對她輕易產生一股親切感。

「嗯，祕書大叔在這裡工作嗎？」梅梅韻好奇問道。昨天她雖然拿了他給的名片，但她並未記住公司地址。

「不，是對面那棟大樓。」董重賢比比後方另一棟更高聳的商業大樓。

「哇，那棟樓比這棟更高欸！」梅梅韻仰高頭，驚嘆道。「祕書大叔，你們公司有缺人嗎？」記得名片上，他任職的公司好像是什麼建設公司。

「目前沒有。」董重賢一臉抱歉，頓了下，又道：「是有個臨時缺，但那工作不適合妳。」

「什麼工作？是不是要高學歷？還是要長得很漂亮，口才很好？」她追問道。

「正好相反，只是一名清潔員。」董重賢回道。

「清潔員？」

「我們公司有跟清潔公司簽約，定時會派幾名清潔員來清掃大樓公共區域及各辦公室，公司還額外雇用兩名全職清潔員，負責貴賓室及執行長辦公室的全面清潔工作，因為執行長有潔癖……呃，是很重視整潔，所以招待重要訪客的貴賓室及其他個人辦公室要隨時維持整潔才行。昨天一名全職清潔員離職，目前正打算透過清潔公司找合適的人過來。」董重賢解釋道。

「那個……可以用我嗎？我很會做清潔打掃工作，在速食店跟餐廳都打過工。」梅梅韻立即毛遂自薦。

「妳一個年輕女孩會想做清潔員的工作嗎？」董重賢頗意外。

「工作不分貴賤，也不分年齡，只要是正正當當的工作，沒有理由拒絕。」她一臉認真地強調。

他對她更加欣賞了，答應讓她試試。

梅梅韻無比開心，向他彎腰致謝。

那個算命阿婆簡直神算，她真的在最高的大樓找到工作，那是不是表示，她的貴人也在那棟公司大樓裡？

人行道另一邊——

一名約莫二十歲的大男孩，神色慌亂，左右張望，正在尋人，看見坐在一棵行道樹下的奶奶，大男孩大鬆口氣，趕緊跑上前，但仍忍不住抱怨道：「阿嬤！妳怎麼又亂跑出來！」

「乖孫，要吃飯了嗎？」阿婆對孫子笑咪咪地問道，隨即伸手往口袋掏出兩張百元鈔，「這給你去買飯，阿嬤替人算命賺來的。」

大男孩眉頭一皺，「妳怎麼又亂給人算命，還跟人拿錢，是誰的？要還人家才行。」可其實他知道要找到對方實在不容易，只能無奈地再把那兩百塊塞回奶奶的口袋裡。

「我真的會算命啊！你跟你阿爸都不相信，人家那小姐很高興，我說她會遇到貴人，她還覺得給太少算命錢，很歹勢咧！」阿婆一臉認真說道。

「先回家吃飯吃藥，下午我再帶妳去醫院。」大男孩對失智的奶奶很沒轍。

自從奶奶被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後，她雖認得家人、記得回家的路，但對過去的記憶卻遺忘大半，且一再聲稱自己被開了天眼，可以算出人的過去未來，奶奶也幫他們這些家人算過，但完全都在胡謅，他們便沒有放在心上。

沒想到後來奶奶常常獨自出門，隨便坐在路邊就要替人算命，甚至還幾度跟陌生人拿錢，令他們很傷腦筋，只能盡量別讓她獨自出去。

「我真的會算命，你不要鐵齒不信。」阿婆喃喃地又道。

「是是是，下次不能再跟不認識的人拿錢了，知道嗎？」大男孩溫言安哄著，扶起奶奶，帶奶奶回家。

「應徵清潔員？」江閔看見昨天在花蓮遇到的女孩竟被董祕書帶進他的辦公室，再聽董祕書告知來意，不免詫異。

「說來也很有緣，我剛好在樓下遇到梅小姐，原來她也住在臺北，正好在找工作，她不嫌棄工作性質，一聽到我們公司要徵一名全職清潔員，便拜託我帶她來面試。」董重賢邊向上司報告，邊朝梅梅韻面露和善笑意。

「現在別說是年輕女性，年紀大些的，也未必願意從事清潔員工作，梅小姐精神可嘉，一看就是做事認真努力的好員工，執行長一定不會拒絕的。」他直接代上司答覆。

「我拒絕。」未料，江閔直接冷冷回絕。「我不是要你隨便拉個來路不明的人遞補，是要你透過專業的清潔公司，找訓練有素又能信任的人過來。」他睜一眼自作主張的董祕書，語帶一抹指責。

即使是清潔員，他也有一定的專業要求，何況他的個人辦公室有多少重要文件，怎能隨便讓個來路不明的人長時間待在這裡？

「我不是來路不明的人。」梅梅韻馬上為自己辯解，「我有帶履歷、身分證。」她從背包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履歷，並附上身分證，遞上前給他。

坐在寬大辦公桌後方的江閔，完全無意接收她遞上前的履歷，視線繼續盯著眼前的電腦螢幕。

董重賢接過她的履歷，認真地看了看，「梅小姐的工作經歷很豐富，餐飲、保險、房仲、行政助理……」

「那表示她欠缺安定性，善變，我不會找個只做一、兩天就落跑的職員。」江閔悶聲說道。

聽完董重賢硬要向他報告的她的履歷自傳，他內心更腹誹，這女孩果然一如外表，平凡無奇，三流大學畢業，這一年多來，換過無數工作，一無長才，更無所成，連在這裡當專職清潔員都不夠格。

「我不是欠缺安定性，更不是善變。」梅梅韻又駁斥道：「換工作都不是我自願的。」

「那就是工作能力太差，更不可取。」江閔沒看她，說得諷刺。

「我不敢說自己的能力有多好，但我也無法接受你的批評，我不是做不來，無論什麼工作，我都很認真學習，努力去做，是時運不好，公司不是無預警倒閉，就是經營困頓裁員。

「換去餐廳工作，在牛排館工作兩個禮拜，廚房失火，燒掉半間店面，牛排館被迫停業；在火鍋店工作不到一個月，因為發生食物中毒意外，被迫歇業；接著從事保險業，我非常拚命，但就是拉不到業績，每每跟客戶好不容易談妥要簽約，對方就會因為一些理由臨時變卦而取消；改去當房仲也是這種情況，我後來才知道，我每次分配到的房屋都剛好是陰宅凶宅，不是發生過死亡事故，就是有鬧鬼傳言……」

江閔俊眉一攏，抬眼，不是看向嘴巴動不停的她，而是瞅向站在一旁的董重賢，冷厲地道：「董祕書，叫她閉嘴，然後把她帶離開我的辦公室。」

他這輩子還沒遇過像她這麼聒噪的女人，再加上他心裡仍對她昨天老是使喚他感到不滿，而且在他聽來，她一再在工作上遇到挫折，根本是她笨，不會選擇工作和老闆，更不懂得替自己爭取該有的權利。

他對無腦、沒神經的女人，也很感冒。

董重賢有些為難，只好以手肘碰一下旁邊還在仔細報告人生歷練的女孩。

梅梅韻不解地轉過頭，見董重賢朝她比了個噤聲的動作，這才趕緊閉上嘴巴，可是才過了一秒，她就忍不住小聲問道：「那我可以在這裡工作了嗎？」

江閔在心裡翻了個大白眼，這女人是聽不懂人話嗎？「當然不行！」

他内心又腹誹，以往他的一句話、一個命令，董祕書都不會躊躇或有任何異議，立刻就執行，但今天是怎麼了？

「真的不行嗎？可不可以給我機會，試做看看？」梅梅韻難掩沮喪，怯怯地央求道。

董重賢見狀，心有不忍，他莫名將她當女兒看待，不禁想替她說話，「執行長，只是清潔工作，就給梅小姐一個機會，而且說來說去，她也算是我們的救命恩人……」

「欸？」梅梅韻望著董重賢，比比自己，感到非常困惑，「我是你們的救命恩人？」江閔也難以置信地看著董重賢，俊容一沉，「什麼恩人？她差點要了我半條命。」昨天他因為抬著董重賢而汗流浹背、氣喘吁吁，她居然調侃他是不是都待冷氣房沒在運動，才會中看不中用？令他回想起來，又湧上一把火。

「仔細一想，我們昨天下午若是沒有不小心跟梅小姐發生車禍意外，延誤了幾個小時才從花蓮離開，而是按照原訂時間上路，我們在傍晚六點二十分會置身高速公路，很可能就遇上昨晚發生的那起嚴重連環車禍，十多輛車追撞，導致火燒車，造成四死、二十多人受重傷，半數傷患還在加護病房觀察，且昨晚北上車流回堵三個多小時，完全動彈不得……」董重賢進一步解釋。

當他昨晚回到家看到重播的新聞報導，不由得感到後怕。

他每每跟執行長出門，時間總是算得很精準，那時間、那發生事故的路段，若按照預定時間，他們被車禍波及的機率很高。

雖說他們在鄉下也發生了車禍意外，但相比之下，他只是額頭受了輕傷，相當幸運。

這一回想，他倒慶幸因為撞到梅梅韻的一起小車禍，助他們逃過更大的車禍災難。

「那只是巧合，虧你還能做出這種解讀。」江閔微惱的冷哼。

若非董重賢是跟在他身邊多年的重要夥伴，又是他敬重的長輩，他肯定對他這番胡言亂語重重斥責。

他最討厭迷信！

「就算是巧合，也是一種緣分……」董重賢感覺到上司明顯不悅，看來用這樣的說詞只會造成反效果，於是改換個方式，動之以情！「唉，看到梅小姐就想到我女兒，她現在不知道過得好不好？是不是也要去找工作？如果她面試被老闆直接打回票，一定會很傷心，我這個做爸爸的又無法在她身邊安慰她，唉……我真是枉為人父……」他邊說，邊假裝抹淚。

江閔忍不住朝他翻個白眼。「你這是藉機向我討人情？還是要我內疚？」

董重賢跟前妻離婚多年，唯一的女兒被前妻帶去美國生活，父女久久才能見一次面，而董重賢當初之所以離婚，有一半原因是顧慮他。

為了留在他身邊協助那時事業才起步的他，董重賢放棄跟前妻可能破鏡重圓的機會，選擇留在臺灣。

雖說這是董重賢自己的選擇，不是他要求逼迫的，但是他就是有一股歉疚感。

「好吧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勉強錄用。」江閔給董重賢情面，難得讓步。「不是

負責我的辦公室，這裡讓另一名清潔員負責。而她，歸你管。」他淡淡地瞥了梅梅韻一眼，完全不希望她出入他的辦公空間，要她去負責其他打掃區域。

「執行長答應錄用妳了。」董重賢替她感到高興。

梅梅韻先是一愣，隨即一臉笑咪咪，向新老闆道謝。

江閔無視她彎身九十度哈腰道謝，看向董重賢，淡然提醒，「你女兒還在唸研究所，正在準備論文，沒時間找工作，拿你女兒跟她相比，你女兒知道，才覺得傷心。」董重賢的女兒，各方條件都比平凡無奇的梅梅韻優秀數倍。

他難得話多，藉故對梅梅韻譏諷一番，以報昨天的一箭之仇，若非顧慮董重賢，他絕不可能留她在公司工作，不過他想，依照她那「豐富」的工作經驗，這份工作她應該也做不久。

翌日中午——

「祕書大叔，要不要一起吃午餐？」梅梅韻推開執行長辦公室的門走了進去，精神抖擻地喊道：「祕書大叔，你在嗎？」她拎高手中的提袋，看了看沒有人的辦公空，走向另一扇門叫喚道：「我做了三明治請你吃，呃……」那扇門霍地被推開，令靠近門板的她險些被門板撞到，她趕緊退後一步。

眼前出現的不是董重賢，竟是神色冷厲的執行長。

「誰准妳踏進我的辦公室？」江閔繡著俊容，滿臉不快。

「那個……是祕書大叔說中午可以來找他，如果他不在隔壁自己的辦公室，就是在你這裡，我才進來看看……」梅梅韻見他臉色難看，收起歡快笑容，不由得又往後退一大步。

「不管他在不在這裡，都不准妳任意進來。」江閔強調道。

沒有一個員工敢逕自踏進他的私人辦公室，就是高層幹部要見他，也得事先通報，不能隨意進出這樓層，就算她才第一天來上班，但不是應該更謹慎嗎？

「那個……對不起……」梅梅韻低頭道歉，昨天祕書大叔並沒有告訴她不能進來這裡找他。

「啊，梅小姐妳在這裡。執行長，她昨天有說今天中午會來找我，我忘了提醒她不能直接進來執行長辦公室。」去洗手間的董重賢正要返回自己的祕書室，聽到隔壁傳來聲音，走過去探看，連忙替不知情闖進來而惹惱上司的梅梅韻說話。

「這個是我做的三明治，要請祕書大叔吃的。」梅梅韻一面對董重賢，又是一臉笑咪咪的，遞上手提的塑膠袋。

「謝謝妳，沒想到妳還真的替我準備午餐。」董重賢接過她做的三明治，無比開心，他還以為昨天她只是說說而已。

「今天只是簡單的三明治而已，雖然我不能碰火，但用電磁爐也能煮些料理，下次幫祕書大叔準備便當吧。」梅梅韻笑笑的道。

董重賢對她親切又很好，她不由得將對方視若父親般相處。

「不管是什麼食物，心意最重要。」董重賢拍拍她的肩膀，再次感謝她為他準備

午餐。

梅梅韻愣了下，她先偏頭看一下被他輕拍的肩頭，再抬頭看向拎著塑膠袋、打算折返隔壁祕書室的董重賢，下一秒，砰的一聲，只見他無端撞到擺在走道邊的木雕花几架。

幸好他反應快，及時伸手扶住上頭搖晃的古董花瓶，接著彎身，揉了揉撞疼的小腿骨。

梅梅韻見狀，心頭一沉，看來董重賢不是能避開她霉運的「貴人」，他不過碰她一下，就立刻發生小意外，日後她要特別注意，避免跟他有任何肢體碰觸。